

左右，宜多思多想，不生纰漏方好。”几人听他说得有理，当下将几具死尸扔到暗处，以免教主回来后发现。

周四下得坡来，展动身形，不一刻，来到一条小溪旁。他幼年在寺中干些杂役，经常到这条小溪打水，脚踏溪间卵石，往事又浮上心头：“那年寺中秋考，师兄们命我来此打水，说要事后洗浴。我刚到此，便撞见那个慧宁师傅。他挟了我飞跑上坡，又将我投入洞穴，我才遇上了周老伯，从此运命有改，再无归途。看来凡事皆由命定，人不能强。”转念又想：“上苍既放我出寺，必是早许我以大事，命我奋为。我出寺后沉迷情爱，耽于小仁，置自身于偶然之中，实负大命。今浮情飞逝，愚结俱消，正是借乱世应天而起之时。我当再告苍天，表我服命之诚。”想到这里，驻足溪间，向天祷告道：“周某离寺数载，始知皇天护佑，不忍以妇人小义毁我。今识天恩，自当壮固雄心，祛弊生强，纵负芸芸众生，亦不敢违志抗命，有失天宠。”是时月白风清，夜阑人静，月光流水般泻落下来，野外异常幽美，万物都好似在聆听其声。周四言罢，只觉心胸畅爽，四体轻健，跃过小溪，快步向寺院走去。少顷，来到寺院后门前。

他久居寺院，知门内有执事僧人守夜，于是绕墙走出十余丈远，侧耳听了一会儿，这才纵身跃入寺内。刚一落地，便听近旁有人低声喝道：“谁！”随见几条人影齐扑过来，四五根木棒劈头盖脑地砸落。周四夤夜来访，不欲人知，轻轻躲过当头打来的一棒，气运周身，凝立不动。那几人棍棒挟风打来，都击在周四要害之处。不意棍着其身，如击败絮，只发出轻微响声。几人一惊之下，连忙撤棍，忽觉手上一麻，棍棒竟莫名其妙地断成数截。稍一迟疑，穴道已被周四点中，软软坐倒，都是糊里糊涂，一脸茫然。

他既说让天心方丈让位，这份量可是不轻。”那红脸僧人哼了一声道：“这话是梁九所说，还是大师杜撰？”妙清脸一沉道：“我为少林安危而来，只想息事宁人。天弘大师为何无礼？”

天弘笑了一声，逼视妙清道：“你覬觐方丈之位，谁人不知？却还说顾念少林安危。我少林垂寺千年，岂能受人威胁？休说是区区丐帮，便是你幕……”刚说至此，天心突然厉声喝道：“师弟休得胡言，还不出去！”天弘见师兄疾言厉色，倒被吓了一跳。众僧不知方丈怒自何起，也感诧异。天心见天弘呆立不动，怒气更盛，顿足道：“我命你出殿，为何还敢停留！”天弘羞得满面通红，低头答应一声，悻悻地走出殿去。

天心闷坐许久，怒气方消，拉妙清坐回椅中，微露不解之意道：“梁帮主虽为后起，却有冲天之势，日后江湖，想要以此人为首。却不知师兄如何与之结下深谊，竟使其率众前来，甘心为师兄争此虚位？”妙清正色道：“方丈此言差矣。少林勾结魔教，偷习魔教邪技，乃人所共知之事。梁帮主邀各派前来问罪，原是义之所驱，为武林安危着想。此大义之举，岂含半点私心？”向众人望了一望，又道：“但说到梁帮主与老衲的交情，确也非泛泛之交。近年来我二人曾有数次长谈，对武林大势已得共识。正所谓同忧共虑，而成莫逆之友。此等剖腹明心、甘托生死的情义，等闲实难知之。”天心听罢，好像顷刻间又苍老了许多，强挤出一丝笑容道：“师兄与梁帮主交厚，堪称一段佳话。贫僧年老体衰，久有赋闲之意，这方丈之位早晚要让与师兄。不过事关重大，还须与众僧商议之后才好决断。师兄暂且屈待一时，贫僧明日必有答复。”妙清心下欢喜，起身道：“方丈能识大体，老衲甚是钦佩，这便告辞了。”说着向殿外走去。天心连忙相送，众僧却无人起身。妙清走到殿门口，又转回身来，冲天心低声道：“各派汹汹而至，少林危如累卵。方丈乃明达之士，想不致有意

或铿锵，仿佛数条巨龙在空中飞旋争斗，顷刻间便要将天地翻覆捣乱。众僧心悸难止，都感大祸将要临头，许多人丢棍弃棒，狂奔呼叫，话一出口，即被啸声淹没，连自己也听不到半点。

各派人物伏于寺外，突听寺中异声大作，无不心惊：“原来少林寺中，竟有这等高手！内力之强，当真闻所未闻！”听得一阵，却又犯疑：“这啸声绝非一人所能发出，听着倒似数十人合力所为，难道少林派有这么多顶尖人物？”各派人数虽众，但耳听啸声愈发雄豪，大有傲睨万物、驱风凌云之势，都不觉为之气夺，暗生退意。

周四长啸半晌，料已收效，大袖一卷，猛然收住啸声。众人只觉头上似卸下一个紧箍，耳中虽嗡嗡作响，身上却格外松爽。天心惊喜万分，只疑是梦：“智明离寺数载，怎练成这等惊人的武艺？以他此时功力，实可与那人一争短长。”他本已斗志全失，何期天佑少林，强援竟从天而降，一时喜不自胜，奋发之心又澎湃汹涌。

周四啸声刚罢，四下里已扑来上百名僧人。众僧奔到距周四三五丈远近，齐齐止步，虽然惊恐万状，人人却存决死之心，只待周四一有举动，便齐拥上前，救护方丈。天心忙道：“此人是友非敌。众僧闪开道路。”众僧听了，疑心方丈受人挟制，俱不稍动。天心走到周四面前，合十道：“阁下旧情不泯，令人感愧。明日老衲奋力一战，我少林生死荣辱，皆系于阁下一身了。”说罢令众人闪开道路。周四扫视众人，冷然道：“明日一战，望诸位尽心尽力。谁若有失少林脸面，休怪周某反目无情！”言罢目射寒光，在众僧脸上扫了一遍，迈步向前走去。众僧领受威严，惶惶生畏，不自觉地闪在两旁。周四大步前行，仍向后山门走来，一路见少林僧三人一伙，五人一堆，皆伏于暗处向自己惊慌张望，也是视如不见。不一会儿，已出得寺来。他知木逢秋等人

子一处破绽。那锦衣男子连忙闪避，长剑守中有攻，招数愈发精妙。木逢秋兴起，从容点指，格外耐心，渐渐露出传道解迷之意。

那锦衣男子连出数剑，无一式使得圆满，往往刚出半式，便被对方瞧出破绽，只得又另换新招。一口剑上下翻飞，虽舞得雪片相仿，但疲于往复，攻守俱难，已无半点摧敌之效。他习剑多年，技艺远在众同门之上，单以剑法论，较之华山、峨嵋等派掌门也只高不低。却不料今日一战，处处掣肘，百途不通，一招一式，于人皆不过小儿伎俩，毫无功用。他手上虽不敢停，但眼见木逢秋信手捌点，皆成妙谛，许多深微暗示，竟渺不能识，心中又是惊愕，又是沮丧：“当年师父败于周应扬之手，痛定思痛，穷十年之力，方修补成这套剑法，自信已达剑学极致，直至临终之时，仍沾沾自喜，以为遗惠后世。谁想遇上这人，却如此不堪一击。师父若地下有知，不知当做什么想？”他愈斗愈是气馁，不禁生出自贬之意。其实他这套剑法，并非似他所想，毫无可取之处，反倒是剑剑精深，足以标榜武林。也只有木逢秋这等人物，方能看出微小破绽，换做周、盖二人，便未必有此眼光。一旦相斗，二人虽可胜之，但必是凭深厚功力，使出沉猛招术，以强欺弱，方能取胜。若似木逢秋这般，神在剑外，以意却敌，那便万万不能。

那锦衣男子一套剑法堪堪使尽，木逢秋始终立在原地，纹丝不动。虽是如此，那锦衣男子却觉他身上剑气愈来愈重，一件白袍鼓胀开来，仿佛里面裹着的并非血肉之躯，而是一柄将要出鞘的利剑。周、盖二人在坡下见了，暗暗点头，知木逢秋已至剑我混同、不为物囿的极境，自思无此能为，大是心折，快步向坡上走来。

那锦衣男子见二人疾步上坡，惊出一身冷汗，情急之下，忽

伤，我却功成不损，犹有实力。如此则可名正言顺，跃居众僧之上，岂不是坐收渔人之利？”他心思转个不停，每一环节，都想得极为周密。实则他清晨来在山门前时，见有一二千人攒聚于此，原本暗暗吃惊，后悔不该亲统问罪之师，给少林带来灭门之祸。此刻心思逆转，自认巨利将得，反而庆幸此番轻率之举，居然歪打正着，一举两得。

妙清见他若有所思，神情甚是古怪，忙上前道：“天心如此羞辱帮主，分明将众人视若无物。帮主为各派之首，此时正当振臂高呼，下令诛灭群僧。”他近年与梁九时常往来，私下虽各揣心腹之事，表面上却志同道合，交情莫逆，此次邀集各派围攻少林，便是他最先的倡议。

梁九并不开口，心中暗想：“此人近年来与我假意相交，无非想借我帮势力，偿其私欲。几月前他极力怂恿我来少林寻衅，我便知他别有用心，乃是受人驱使。当时我应承其请，正为了查出幕后主使，却不料这幕后之人神通广大，竟邀来这么多旁门人物。此时我若向少林率先挑战，群僧必以我为罪魁，一旦相斗，两下俱损，那时幕后之人跳将出来，说不得将少林、丐帮一并灭在嵩山。”他本是心计深沉之人，事态未明之前，绝不愿轻易出头，耳听妙清在身边不住催促，只是假意点头，心中仍想：“众人都道少林僧偷习邪技，却谁也摸不清底细。此刻危机四伏，我宁可信其有，不能信其无。相比之下，那幕后之人与少林派都较我帮势力强大，我夹在其间，看似最弱，其实向哪方摇摆，哪方便能大占上风，实可说左右全局，决断胜负。我若坐观二虎之争，任其消耗，则不战而实力渐增，那时出面施威，以势压人，不愁众人不伏首听命。”他先时虽有观望之意，尚存了救助少林之心，这时私欲猛长，已有了落井下石的念头，只待少林派与暗藏之敌两败时，便先诛那幕后之人，随之将少林也踩于脚下。

衣人也都垂下头去，面红耳赤。

那老僧见众人均露愧色，脸上掠过一丝伤感。俄尔，忽收住心神，高声道：“我辈不肖，已污前人。老衲今日放浪形骸，倒要见识一下各位手段！”说罢起手作势，双腿似蹲似盘，右掌按于肋下，左掌尚未抬至胸前，一股大力已自袖角生出，向那老农当胸撞去。

这老僧法号空然，与神僧空如原是一师之徒。当初神光在世，因见空然性情笃厚，遂将一套五形八法拳传授与他。这五形八法拳乃宋代少林高僧所创，取龙、虎、豹、蛇、鹤五形，以练人之神、骨、气、力、精五大根要。虽仿禽兽之态，却重其意而不重其形，形神互托，犹如游龙凭借水泽，内含无限机缘，拳理十分高妙。神光生前念此拳暗合禅理，而后辈弟子多聪颖善悟，于是将之先授与空如。哪知空如习得几年，竟然难窥门径，只得向神光另讨绝学。神光无奈，以“伽蓝指”授之，转而将此拳传与空然。空然虽不及空如多思好想，于此拳却夙有慧根，数年之间，便已识其神髓。此即起手一招，正是龙形中的一式“伏龙欲升”。这一式意在形先，看似起手护身，而神意早注于敌身，身臂沉荡，已伏下翻浪升空之意，当真如龙盘曲，待机飞腾。众僧见他这一式藏锋不露，圆中取直，有如龙潜深泽，乃是本门中极高明的应敌之法，精神俱是一振。众弟子多年不曾见前辈高僧与人动手，更瞪大眼睛，注视场内。

那老农觉有一股大力撞到，向后退开半步，胸腹向内收敛，化去来力。众人见他退步侧身，格外小心，足尖点地，好似随时都要向后退跃，都迷惑不解。便在这时，空然突然拧腰纵起，身子在空中一折，又疾落而下，双腿盘坐收缩，几乎贴在地面，右掌恍恍惚惚，自肋下穿出，按向那老农小腹。这一变如巨龙升天入海，着实出人意料，拧腰、折身、纵落一气呵成，而出掌之变化莫测，更是笔

人果是小娘们乔装改扮。你看人人丰臀巨乳，腰细腿圆，一定妙不可言，妙不可言！要是换做我老人家，可不甘心躲在这几个美人身后，反正都是丢脸，不如一头钻入她几个怀中，乘机揩些油水。”说罢哈哈大笑，十根指头在空中摸来摸去，模仿登徒子好色之态。

众人初见此人戏弄凌人精，尚觉得开心可笑，这时见他忘乎所以，做得十分过火，心中都起疑团：“这人行事毫无顾忌，绝非借酒逞风，图个痛快。他话里话外，浑没将几大派人物放在眼中，莫非有人在背后为他撑腰，故意让他跳将出来，羞辱几派？”想到此节，心头都似压了一块巨石。慕若禅与徐不清面上布满阴云，相互看了一眼，几乎同时叹了口气。岳中祥、顾成竹、赵崇等人站在这红脸老者近旁，唯恐惹祸上身，暗中示意门下弟子，纷纷向后退开。凌人精当众受此大辱，反而压住了火气，寻思：“这厮表面上是在羞辱我派，其实锋芒所指，并非只我一家。我今日不能忍耻，必然招祸，且容他狂吠一时，说不得别派有人看不了他这份张狂，会挺身而出，替我出手。”

忽听一人高声喝道：“兀那老儿！你身为丈夫，却躺在地上做此丑态，难道不知羞耻么！”这一声异常宏亮，犹如平地雷响。众人听了，齐在心中叫好。华山、崆峒、点苍几派人物更是如饮甘泉，胸襟大畅。凌人精暗暗欢喜，知有人气忿不过，要出来抱打不平，忙顺声音望去，只见南面人群中大步走出一人，怒气冲冲，直向那红脸老者走来。与此同时，只听这人背后有人喊道：“师弟不要多事！”凌人精虽不认识走来这人，但见他背后喊话之人正是峨嵋派冲霄道长，立时了然：“原来此人是峨嵋派的人物。”他平素与峨嵋派极少来往，对冲霄更无好感，谁料此次蒙羞，峨嵋弟子却不计利害，仗义而出。他虽是奸滑之人，也不由生出几分感激之情，暗想：“峨嵋派行此义举，大是难得。待此

那红脸老者蹲在地上，正哭丧着脸捡拾碎片，听陈先楚说出这话，突然蹦了起来，破口大骂道：“操他奶奶的！渺老道教出的这帮狗屁徒弟，一个个动真格的不行，只会拿着破剑毁老子的宝贝葫芦。今天老子倒要看看你有什么能耐，配和我痛痛快快地斗上一场？”将手中碎片扔在地上，趑趄趑趄地向陈先楚走来。陈先楚见他一步三晃，腰似柳摆，两脚落地时颠三倒四，不可捉摸，心道：“此人看似酒醉，实则上体摇荡，下体却虚中有稳，诡异难测。他武功较我为高，再动手时，我须盯住他腰腿变化，运剑攻其下盘。”主意一定，双目自然而然地盯在对方两腿上，长剑虚指向下，伺机出招。

那红脸老者晃晃悠悠地走到陈先楚面前，醉眼朦胧地看了看他手中长剑，扑哧一声，笑了起来，晃着脑袋道：“你用剑指着老子两腿，便以为老子不能将你如何么？实话告诉你，老子这套拳法伸可成曲住亦能行，屈如伏虎展似腾龙，无形无迹，而又随势潜踪。其中有摔剪、跌脊、抢背、靠肘诸法，哪一样都能要了你的小命。你要不信，老子便做给你看。”右脚突然抬起，蹬向陈先楚小腹。陈先楚于他说话之际，一直全神戒备，防他偷袭，不料那红脸老者出脚极快，不容他长剑刺出，脚掌已抵在他小腹。陈先楚全身一麻，长剑递出一半，不敢再向前送，深怕对方脚上发力，震碎自家脏腑。

那红脸老者偷袭成功，忽缩回脚来，说道：“你是后辈，老子这么赢你也不光彩。不如你用剑抵在我身上，那样斗起来还有些乐趣。”说着踏上半步，不待陈先楚撤剑，胸口果然抵在剑尖之上。众人见他如此托大，又惊又疑。陈先楚恨其挟技自炫，肩臂一抖，长剑疾刺向前。那红脸老者见他肩头微动，便即向后跃开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峨嵋派老老少少，都是这般无耻！见了便宜，便不顾脸面么？”原来他武功虽较陈先楚为高，也不敢真的将胸

天觉仰面上击，一应妙招皆施展不出，加之铁链晃动，遮住视线，故十招之中，倒有七招取了守势。众人见他一味招架，都知那长须男子获胜有望，众黑衣人率先喝彩，紧接着西北两面也有人叫起好来。

喝彩声中，忽见那长须男子从半空中坠了下来，好似一块巨石，直向天觉头顶砸落。这一下出人意料。众人尚未看清究竟，只听锁链声响，天觉已轻轻弹起，落地之时，那长须男子手臂已被铁链缠住。二人刚一落下，那长须男子起足便踢。他双臂被制，状如困兽，两腿连环踢来，都奔对方要害之处。天觉拉住铁链，带得他左右摇晃，那长须男子出腿虽凌厉狠毒，但体斜身倾，便难踢到天觉身上。天觉乘势展动身形，拽着他在场中奔跑起来。二人一高一矮，相差悬殊，那长须男子直似庞然大物一般，足足比天觉高出两头，但天觉带着他在场上转绕开来，竟尔奔行如飞，片刻不停。那长须男子几番挣脱不得，急得咻咻乱叫，两只眼瞪得似铜铃大小，一张脸凶恶无比，活像吃人的野兽。众人都恐他挣脱出来，胡乱伤人，眼见天觉手拉铁链，奔跑间毫不吃力，大是惊奇。

二人在场上愈奔愈快，仿佛走马灯一般，眨眼间绕了十数圈。众人睛眸不转，直看得气短心慌，神驰目眩。那长须男子初时连连挣扎，不肯就范，几次抱住场中古松，将树皮片片抓下。绕得几圈，似乎清醒了几分，随着天觉奔跑，不再死命挣脱。天觉见状，微露喜色，愈发加快脚步。那长须男子武功虽高，脚下功夫终是逊了一筹，磕磕绊绊，渐渐跟他不上。天觉微微一笑，突然停下脚步，那长须男子收势不住，“扑通”坐倒在地。

天觉转回身来，出掌抵在他前心，将一股柔和的掌力传入其体。那长须男子颓然坐倒，目中凶光忽隐忽现，双臂暗暗运劲，欲将锁链崩断。天觉见了，掌力更柔，稳稳护住他一块心田，不

派，竟抬出魔教欺吓众人。他给寺僧人扣上这偷习魔技的恶名，实在是得不偿失。其实我派武功远较魔教邪法为高，天觉师兄上场较艺，全是为了激励我等，使众僧对本门武学重生自信。”有此一念，更觉天觉可亲可敬，相比之下，天心在众僧心中顿时黯然失色。天心自为少林之主，从未见众僧对自己如此漠然，但他谋虑深远，也无暇计较此等小事，暗暗合计：“众人适才听我一言，都当我寺僧人邪技在身。天觉师兄此番登场，偏又以本门武功震怖群雄，这一来各派更要胆寒，只怕不须多时，便要遁离嵩山了。”他料得大祸将免，欢喜无限，偷眼望向天觉，内心感慨丛集：“师兄顾全大局，胸襟远非我等师兄弟可比。少林若奉他为主，原是胜我百倍，只可惜他一技独秀，不能广教余子，否则寺内只须有三两个这样的人物，又何惧各派来攻，何求魔教来助？”想到天觉多年来无欲无争，甘受清苦寂寞，而自家高高在上，毫不抚恤其痛，不禁内疚起来。与此同时，又后悔不该弄巧成拙，自担私结邪魔之名，更不该将智明视作合寺救星，盼魔教人物来解危难。

那红衣人眼见天觉技艺惊人，方寸早乱。他纵横江湖几十年，与少林僧曾交手数次，却不知少林寺内，尚隐伏着这等好手，自思亲自出手，也无胜算，心道：“我当退不退，强要寻机生变，此时少林派占在上风，怕是退也不能了。此僧既有如此身手，余者岂是善类？一会儿少林僧趁机反扑，场上恐无几人能逃得性命。”他惧意大起，恨不能立时飞下嵩山，但此刻形势危急，如若仓皇逃窜，乱了阵脚，少林僧猝下毒手，更要杀得众人满地尸横。他惯于审时度势，这时却进退维谷，没了主意。

忽听得场外一人尖声叫道：“各位朋友忙了半天，不知赢了几场？在下晚来一步，可得宰个秃驴，抢一份功劳！”这人说话时尚在数丈之外，一言未了，人已到了场边。众人听得此声，心

要防身，又要化其掌力，其间便生疏漏，虽只有一丝掌力顺他手掌传入那长须男子心脉，已激得那长须男子满面血红，全身巨颤。

那书生连发数掌，伤敌不得，高声赞道：“少林高僧，果然名不虚传！”说话间向那疤脸老者递个眼色。那疤脸老者飞身上前，与那书生同时出掌，击在天觉背心。天觉中掌之下，只觉两股力道一股刚猛无俦，一股暗柔难测，一反一正，俱含无穷后劲。身后二人乘他迟疑，掌力狂吐而出，如泄如崩。天觉向前俯身，仍难卸尽这两股大力，一小半掌力顺他手掌冲入那长须男子体内，多半掌力自双腿传到地上，两脚登时陷入土中半尺多深。

那长须男子心脉被逆气冲扰，神智已然失常，全仗天觉柔和的掌力，方保得气顺血平，猛觉一股大力撞入心间，周身如欲炸裂，也不知从哪里生出一股力量，蓦地大叫一声，双掌齐出，击在天觉胸口。天觉一番心思都在背后，那料到他会突然发难。饶是他内功深湛无比，也受不得这开石裂碑的两掌，叫得一声，一口鲜血狂喷而出，身子栽了两栽，单膝跪在地上。背后二人见他已受重创，居然并不逼迫，飘身退在丈外，面上俱有得色。

天心见天觉吐血不止，心急如焚，正待唤众僧去救，背后已有四僧抢出，向天觉奔去。那红衣人见状，冲身后叫道：“此僧已伤，还不取其性命！”他知众僧即使习了邪技，也未必有人高过此僧，此僧若毙，实乃去一大患，纵使群僧恼怒，大打出手，最多也不过群殴之局，己方已有强援到来，便是混战，也可抵挡一阵，大伤少林元气。众黑衣人闻言，均知良机难再，当即有五人纵身入场，三名黑衣人拦住四僧，另两人欺上前去，挥拳出腿，猛击天觉。天觉伤势沉重，眼前金星直闪，勉强抬起手来，左右遮挡。那两名黑衣人在他身前身后转绕不停，招招狠毒，欲置他于死地。

知，按说少林派在江湖上分枝虽多，但所习各有偏重，门下自来难出傲世之才。老衲猜想，天心此次邀来的帮手，十有八九会是那个小魔头。”那红衣人道：“哪个小魔头？”妙清诡秘一笑道：“便是多年前被天心逐出少林的小僧。”那红衣人道：“是主人时常提起的那个小僧么？”妙清点了点头，沉吟道：“照说这小僧得了周应扬衣钵，理应召唤群魔，再起波澜。不知为了什么，他却投入秦晋流贼营中，做起打家劫舍的勾当。老衲当年在显通寺见到他时，尚不知他真实身份，及后想起，这魔头确是一身匪气，是块天生做贼的材料。”

那红衣人不愿听他唠叨，又问道：“主人常夸他非比寻常，日后必成大患，却不知他武功究竟如何？”妙清笑道：“这小魔头武功虽较老衲为高，比之尊驾便差了许多，事隔几年，想也不会突飞猛进。此番他若赶来，或许招来几名魔教余党，为他撑腰坐阵。果是如此，不知尊驾如何行事？”说罢盯住那红衣人，一脸的不怀好意。那红衣人听了这话，无端恼了起来，厉声道：“他等若来，我自要一并除去。你这秃厮怎敢多问！”妙清见他动怒，忙赔罪道：“主人将这副重担交给尊驾，老衲自当唯尊驾之命是从。适才之言，并无它意，尊驾切莫多心。”

忽听南面人群中有人嚷道：“少林僧邪技缠身，都已成了鬼怪妖魔，可大伙存了伏魔之心，谁又怕他的邪技伤人？在下老恩师过世得早，没传授我什么高明的手段，只是在江湖上闯荡久了，这胆量倒练出一些。今日薛某明知妖僧在前，也要迎难而上，为武林降魔除怪。”这人中气充沛，字字铿锵，语中大有舍身取义，蹈难赴死之意。众人听来，心中暗笑：“这厮看出众僧心虚，方敢跳出来故作姿态。适才那瘦小僧人技压全场，众心惶惶之时，他又在哪里？”

只见人群中昂首阔步走出一人，年约四十岁左右，面如银

力传上棍身，棍端立时重逾千斤。那大汉未料此变，不敢横戟接棍，托戟斜行，反身刺其双足。他早知少林僧功力醇正，这一戟似刺似架，有心一试对方棍上力道。棍戟相碰，那大汉虎口一麻，大戟险些脱手落地，不由一惊：“少林僧人，果然功力扎实！”当即向旁圈走，抖戟如花，以备不测。

天弘落下身来，仍以一足点地，一足前后虚荡，身子前仰后合，散乱无规，手上棍棒频频击出，似乎没了章法，但一棍紧似一棍，一棍重似一棍，棍棍皆攻敌要害，凶猛准确。

众僧见他舞棍如风，身乱步活，渐渐露出癫狂之态，而棍在其手，却似活了一般，两头交打，梢把翻飞，均想：“本门棍法讲究势势相连，招招紧凑，其中尤以换把之法最难掌握，须达到两手忽隐忽现，双臂开合无迹，换手而不见其手的境界，棍上方能生出巧劲。若再补以腰胯之力，便可在抖腕之时，力透棍尖，打出寸劲。天弘师傅故意乱了身法，是为了倾注腰胯之力于棍身，以便放长击远，劲力顺达。他这套棍法我也练过，但要使得这般癫狂无羁，而又巧妙快捷，我便不能。”原来天弘所用棍法，乃是少林棍法中一套十分难练的“疯魔棍法”。此棍法由宋末一位在少林挂单的僧人所创，据传此僧终日在少林饮酒食肉，佯做痴狂，为众僧所恶，惟棍法为全寺之冠，人不能敌。故众僧虽有不喜，仍将此路棍法归入少林一宗，遗教子弟。天弘十余岁上得授此路棍法，研习多年，尽窥秘奥，一经施展开来，顿时周身是棍，将自己罩在棍影之中。众人见他犹如凶魔附体，棍棍凶狠无比，如兽欲噬，还道他这棍法百怪千奇，非生具异禀之人不能舞得如此酣畅淋漓。却不知这“疯魔棍”乃是一路迷心乱性的武技，若无极大定力，实难达到情移而神定、身乱而心平的境地。当年那酒肉和尚恨少林僧百般刁难，有意将这套棍法授于群僧。少林僧视为神技，从未想过这棍法中已伏下摄心之患。天弘习成

“这厮潜匿多年，手段又毒辣了几分。木兄三十招上，能否再制服于他？”木逢秋摇头道：“他所施‘五行雷电手’乃武当派秘传之技，出掌快如闪电，掌力端的了得。我当年能够胜他，一来剑剑争先，不容他出手，二来有你在侧，他心胆已寒。加之他那时艺业未成，掌法中多有缺露，方才败于我手。此刻若与他较量，总要在五十招上，木某许能占在上风。”盖天行微微点头，又扑哧一笑道：“这厮阳根已失，掌上阴柔之力反而大增，真可谓因祸得福。似此一抓之下，阴劲便透体摧心，致人死命，你我也未必能够。盖某一时快意之举，竟成就了一门绝技，确是始料不及，始料不及！”木逢秋捻须而笑，斜睨盖天行道：“天行绝人子嗣，反说赐人福泽，天高有耳，试问岂有此理？”盖天行捂嘴而笑，须髯根根飘起，似对昔日所为犹有余兴。

周四回过头来，见二人眉眼含笑，问道：“场上之人，你两个识得？”木逢秋笑容不敛，轻声道：“这厮姓乔名怡祖，乃功家南派的人物。当年属下与天行游经鄂北，见他为非做歹，奸污良妇，遂出剑将他制住。岂料这厮心顽口凶，竟出言辱骂周教主。天行一怒之下，去其势而逐之，此后三十余年，这厮便未曾在江湖上露面。今日属下等猝见此人，又想起了年轻时那段荒唐往事，回首一笑，教主莫怪。”周四皱眉道：“先生所说功家南派，不知是何来头？这人武功不低，手法亦邪亦正，莫非来自苗夷之域？”他当年远避滇黔，与百夷之众颇有接触，常听人说起壮家、瑶家、傣家、土家种种习俗，此刻听了“功家南派”四字，因声曲义，自然思及南疆。

木、盖二人相视一笑，心道：“教主武功虽高，毕竟对江湖教派不甚了了。”周四见二人神情异样，便知所猜有误，微微一笑，不欲再问。木逢秋忙道：“所谓功家南派，不过是武当派俗家分支而已。当年张三丰于武当开宗立派，据说初始便慎择门

人运气疗伤，已到紧要关头，石子撞击之处，正是几人真气淤塞之所，当下只觉全身一震，便似有人在淤堵之处拍了一掌，顿时气顺血行，周身畅爽。众人见三人精神大振，呼吸竟尔深缓匀长，都向石子发出的方向望来。周四踢出石子时动作轻微，连左近之人也难察觉，众人寻觅许久，也不知是由何人施为。那红衣人目光犀利，已看出石子是由周四等人所发，只因相距甚远，便看不清几人面目。他眼见几人身穿道袍，气象不凡，心道：“这几名道士相助我方，难道也是主人请来的帮手？”他眼光甚毒，只看石子劲道落点，便知发石之人武功在自家之上，一时又惊又喜，忙冲几人遥遥拱手。盖天行等人自教主踢出石子，已知其志，见那红衣人拱手示谊，心中暗暗发笑，均盼教主早显神威。

场上三人逆气渐消，目中射出异样的光芒，死死盯住慧静，嘴角都露出一丝狞笑，好似久病渐愈的猛兽，又现出了锋利的牙齿。众僧心急如焚，只想冲上前去，将慧静抱回，但听他喘息声愈来愈重，又怕他受了惊扰，真气冲断经脉，立时毙命。便在这时，忽听那疤脸老者嘿了一声，缓缓向上站起。那头陀受了激发，也两手撑地，强自起身。天心见状，再不犹豫，急冲身边二僧道：“快将慧静挽回！”两僧领命，正要奔出，却见慧静两脚落地，站了起来，脸上青紫一片，神情痛苦之极。那头陀与疤脸老者见他突然翻起，大吃一惊，气力一泄，又瘫坐在地。那书生内力稍逊，本要再过片刻才能起身，慧静这一站起，吓得他魂飞天外，哇地一声，喷出一口血来。

众人见慧静先行起身，只道那三人再难活命。不料慧静起身之后，并不向三人看上一眼，突然挥起一掌，向地面拍去，掌力到处，地上陷出一个土坑。旁边三人身上落满泥土，惊得眉眼歪斜，都当他要下毒手。

慧静一掌拍罢，一掌随之又起，砰地一声，击在那头陀身

及胸，方才起手招架。他心中存了死念，掌上再难生出神力，三人四只手掌撞在一处，直震得他两臂发麻，险些坐倒。那书生与疤脸老者觉出他掌力大衰，心喜若狂，第二掌随后拍至。慧静实接两掌，体内疼痛加剧，见二人又运掌击来，心中一黯：“这二人眨眼工夫，似已脱胎换骨。我怕是再难活命了。”他前时连中数掌，犹能挺受得住，只因不曾想到一个“死”字，这时魂亡胆丧，以为距死不远，再出掌时，更加没了信心。一经与来掌相碰，顿觉手上似托了泰山、昆仑，直压得双臂缩曲，手掌几乎贴在身上。那书生与疤脸老者掌上推力不停，同时挥起另一只手掌，击向慧静头颅。

慧静无力遮拦，心中暗叫：“我这是要死了么？我真的便这么死了！”眼见二人凶相毕露，活像两只扑上身来的恶狼，就要把自己撕成碎片，突然大叫一声，奋尽全力向前推去。他惊恐到了极点，体内气血翻腾，好似要炸裂一般，一推之下，竟生出前所未有的神奇力量。那二人手掌尚未拍落，已然飞了出去，幸亏慧静只是前推，并不含抖崩之力，而力道顺二人手臂传去，在臂弯处又卸去几分，总算没要了二人性命。虽是如此，二人落地后骨骼仍一阵作响，如欲折断。

慧静死里逃生，僵立难动，眼望四处景象依旧，始知仍在人间。便在这时，体内忽生出一股暗流，猛然窜行向上，顺肩窝流入双臂。这一来胸腹间苦痛大减，臂上却如割如锯，几难忍受。他遇此奇事，暗自心惊：“我适才击打地面，也曾生出此状。莫非我运气于掌，发力不歇，这毒质便能顺手掌遁离体外？”此念方生，忽觉臂上这股暗流蠕动起来，似乎又要向胸前回窜，当下再不细想，左掌平推，右掌后撩，各向那头陀和疤脸老者拍出一掌。他适才与几人争斗，只是胡乱招架，从未主动攻出过一招，此时两掌并用，使出素日所习掌法，倒令众人吃惊不小。

那几人见他状如疯魔，初时拼死相抗，惟恐被他击伤，虽见他招术漏洞百出，也不敢贸然靠近。及后见他拳势虽猛，往往一拳击来，自家只要运劲实接，他便收了拳劲，不再逼迫，好似故意等自家新力蓄就，再来相搏，都不由起了疑心。但知如此一来，大有可乘之机，再斗之时，已存了歹毒念头。那头陀不知慧静毒入骨髓，掌力大打折扣，与之对了几掌，虽然仍落下风，却已不似前时脚下不牢，一撞便起，心道：“这和尚中毒已深，掌力剩下不几层。我何不趁机取他性命？”眼见慧静一拳打来，挥起右掌，假做全力相迎。二人拳掌相碰，慧静当即收了拳劲。那头陀瞅准机会，突然扑上，一掌疾打慧静心口。慧静毫无防备，险些被他击中，忙飞起一脚，踢向那头陀左肋。那头陀侧身转掌，拍在他肩头，随即飘身退开。慧静中掌之下，心中大乱。那书生得此良机，也窜上前来，出掌打在他后背。慧静连中两掌，猛然醒悟：“这几人是何等人物！我如此托大，岂不是自寻死路？”心念及此，再不给几人喘息之机，双拳雨点一般，往几人身上打去。那几人顷刻间连接数拳，无暇调息理气，个个憋得面红如血。有心向后退避，又怕慧静乘势反扑，要了自家性命，拼着激成内伤，发掌不停，与来拳相抗。这一遭三人倾尽全力，每发一掌，皆重逾千斤，几大股无形劲气纵横激荡，发出尖锐声响。慧静裹在几人劲气当中，好似被铜墙所罩，无论击向何处，均有大力回撞，助他驱除剧毒。他连发二十余拳，觉臂上麻痒之状大减，愈发不肯停手，索性拳脚并施，全不看几人站在何处。那几人掌力铺天盖地，将慧静罩得风雨不透，却不想正是帮了他的大忙。慧静不必寻人发拳，便可收反撞之力，出拳自然更快，只觉每挥一拳，力量便增了一分，不由得喜上眉梢。那三人勉强支撑，体内闷胀已极，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去。一退过后，对方拳劲非但未减，反似又增大了几分，犹如海浪拍打礁石，一浪高过